



希望文学丛书

# 忧郁的田园

曹文轩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曹文轩

# 忧郁的田园

·希望文学丛书·

忧郁的田园

YOUYU DE TIANYUAN

曹文轩

---

出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广益印刷厂

---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
11.75印张 233,000字

1989年3月第1版

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350

---

ISBN 7-5302-0098-4/1·97

定价：4.65元



曹文轩

## 作者小传

曹文轩，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农村，在那里生活了20个年头。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，毕业后留校讲授文学课。18岁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，后因读书和学术研究以及任教任务的繁重而停止创作。1979年又继续创作。近几年共发表文学作品（包括儿童文学）和学术性著作，约100万字。有儿童文学集《云雾中的古堡》、《哑牛》等。共获各种文学奖11次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新花竞放，新人辈出，这是几年来文学创作繁荣的主要特征之一。它从一个重要方面，证明了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方针的英明与正确。以发现、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为宗旨的《希望文学丛书》，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众多的新人新作的一角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将不断收集选编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，以个人选集的形式陆续出版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作者的大多数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，他们的作品也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，而敏锐的生活观察，浓郁的时代气息，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，则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在迎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中，将预示着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希望。

# 目 录

网	• 1 •
芦荻秋	• 18 •
忧郁的田园	• 48 •
癖	• 73 •
箍桶匠	• 90 •
酒 仔	• 107 •
苦 衷	• 120 •
判 官	• 132 •
海 牛	• 153 •
阿 维	• 177 •
绿色的栅栏	• 198 •
牛 桩	• 218 •
温暖的小溪	• 230 •
头顶，一片星空	• 255 •
后 记	• 367 •

## 网

离村百步，横躺一条河，七沟八溪与它相通，那水既深且清。夏日水枯，自有两头大河流入；秋天水涨，它便又流入两头大河。春夏秋冬，水流或缓或急，可总是流淌，日夜不息。河中水草肥嫩，在流水中宛如千百条马尾甩动。

这里的庄稼人几乎与它朝朝相见。然而，这些年却很少有人想到它。意识到它的价值的人，那便寥寥无几了。

说来也怪，其貌不扬、毫不起眼的康泰老头，却用那双昏花老眼盯住它，咽着唾沫，搓着粗糙而干巴的手，心里热烘烘的，要准备在它身上好好做一番文章，结结实实地“震”它一家伙！

如今天下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康泰老头不是仙，甚而不如人。那些被捆缚住手脚的庄稼人，“解放”之后，麻木、呆滞了一阵子，竟一个个变得像精明的猴子似的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都寻觅到了生财之道。唯有石灰质增多、大脑皮层增厚的康泰老头，至今仍呆呆地死守着一亩二分



薄地，两间低矮茅屋，苦苦搞不活日子。他受到蒹芦、李三滑这些能棍棍们的小觑，自不必说，还受到老伴的蔑视和奚落：“榆木疙瘩脑袋！你就等着吧，早晚要被人家抵到墙角上去！没有一点本事……”是的，实话。康泰老头无用，低能，什么都矮人一头。人家儿孙满堂，他连一个儿女都没生下。丁村人却将这也归结于康泰老头的无能。罢了罢了，康泰老头并不反驳。对于老伴喋喋不休的唠叨，他却多少有点不满了：“得了！让我用泥包土豆冒充松花，讹人家城里人的钱？让我把瘟鸡瘟鸭酱了拎到街上去？绝子绝孙的事，咱不干！”说到最后一句话时，他显然锐气大减。他一生没做过缺德事，可天公不平，为什么不赐他儿女？他未免有点黯然神伤。过了一阵，也就罢了，依然惦记着日子。急呀，不急为何常用僵硬的手指在灰白的寸发里抓挠？

泡灰要发热的，康泰老头也有发迹的一天！那天，他到河边割草，累了，坐到水边小憩，见着水草丛里有一溜鲫鱼互相咬着尾巴转圈，看着看着，突然狠狠地打了一下自己的脑勺，连草也不要了，颠颠颠往家跑，人未到，声先到：

“网！……网！……”

老伴出来，见他得意得没个模样，把眼皮一耷拉：“瞎咋呼什么呀？！”

康泰老头好不容易才让老伴搞清楚他那主意：他从小在渔船上长大，钩叉网钓，样样在行。他要结一张网，打鱼卖钱！

老伴着实高兴了一阵子，不过马上又沉下脸来：老头子这辈子也总算想出个主意来，真不易。可是，结张网要

花多少钱啊!

“拦河大网，没千元下不来!”康泰老头坐在磨损了的门坎上，抱住那很不活泛的脑袋，一点辙没有了。

这一夜，老伴没有合眼，她拿定了主意。五更天，她用脚蹬了蹬康泰老头的屁股：“网，咱织!”

“钱呢?”康泰老头完全丧失信心。

老伴盘算着说：“那200块塞在东墙缝里的防老钱拿出来，再把那笔100块棺材钱加上。寿大呢，一时半时也死不了。再说，咱又无后，眼一闭，还不是由着队里打发?一阵青烟——完了，没那块地方给你埋棺材……”

康泰老头很有几分悲凉了：“那……那也不够。”

“下网就得在河边搭窝棚，一年到头，得住在那里。这两间房子落在学校的圈圈里，早说撵咱拆迁了。听说，他们正缺个厨房呢。”

“卖了?”康泰老头惊讶不已。

“死心眼，赚了钱，再盖。活在世上，你也让我住上几年瓦房呀!”

老两口直商量到东方日出，方才决策。康泰老头到底保守些，主张结张半河网。限于财力，老伴也就顺水推舟，给了他面子。

老伴一梭一梭地织网，康泰老头忙着立桩，支架，做轱辘。经过一月苦战，一张用猪血染就的大网，终于在一个西边天空布满桔红色晚霞的黄昏里，徐徐落入那一泓碧水中，溅起一片欢乐的水花。

起网，落网；再起网，再落网……康泰老头熬了一宿，

战果堪称辉煌：那半截埋在水里的大鱼篓里，足有10斤鱼！他像傻模傻样的孩子似地趴在岸上，朝鱼篓里观望着，一条性野的鲤鱼猛一甩尾巴，甩了他一脸水珠。他用手抹去，满足地笑了，然后，竟派头十足地支使起老伴来：“拣大的，给我煨汤喝！”向老伴发号施令，这斗胆的事，恐怕要算康泰老头生平的壮举。

老伴听了，居然乐从。

往后，日日有喜，朝朝进财，毋庸赘言。这张大网使康泰老头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泛起微微红光，使他对于淡然无味的生活有了足够的兴趣，使他说话的嗓音都提高了几个分贝（这大概是奶汁般的鱼汤补的）。更神奇的是，使得康泰老头那僵化的头脑竟然也有了很丰富的想象力：是得盖幢像样的瓦房，飞檐的，像皇宫宝殿似的。不行不行，也太狂了！要盖就得盖在村子当中。怎么，就不该我康泰老头显摆显摆吗？我不是那种碌碌轧不出屁来的赖汉！我是康泰，晓得吗？！得花钱给老婆添置些衣服。嗨，跟上我，她算倒霉了，没穿过几件好衣服，补丁摞补丁，叫花子似的，该她穿穿料子衣服了，走出来也有个人样儿。现在老了，年轻时，她也着实是个体面女人呢。不然，当年我康泰娶她？多留些钱吃。干吗不吃？膝下无小，留给谁？傻呢，吃！拣好的吃，不吃白不吃，吃光用光，跟老太婆一起走，只留下一幢高巍巍的房子，让人记住，这是康泰的！

还是老伴沉得住气，她没有狂想，更没有张扬。一早上，她用块布盖住鱼篓，到远远的小镇上把鱼卖了，遇到熟人打听打了多少鱼，总是说：“见鬼呢，还不够腥猫嘴的。”

一个好鬼的女人。这十多年，不让人打鱼撒网，大伙都把这茬儿给忘了，你这么一张扬，一个个还不醒过味来？平日里，那大鱼篓都被她蒙上口，深深地沉到水中，村里熟人买鱼，她总是提起另一只装小鱼的篓子：“全在这里了。”

五角大楼的军事情报还有泄露的时候，别说在光天化日之下捕鱼了。康泰老头发财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，在村民们中间传开了。绝大部分人，这个耳朵进，那个耳朵出，没有引起特别关注。他们是很有几分瞧不起康泰老头的。但还是有人往心里去了。不过庄稼人讲究眼见为实。所以，不时有人光顾河边那一间搭地而起的小窝棚了。每逢这时，老伴就不让康泰老头起网了，硬是让人看不出名堂。

这天中午，太阳蛮好，暖烘烘的，直晒得人头脑昏昏，睡意沉沉。康泰老头一夜没睡，困乏得很，倚着辘轳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朦胧中，他突然听到一种特别的水响，凭他多年的经验，知道有条大鱼撞网了！瞧他身子一挺蹦起来，大有猛虎下山、蛟龙跃水之势，使人简直无法相信他已是60出头的人了。他连忙扳动辘轳，三下两下，就把网口提出了水面。果然，网里有条大鱼！那鱼性情凶猛，在网里窜来撞去，激起团团水花。康泰老头清楚，碰到这般大的鱼，是万万不能将它起出水面的，若不然，不是借水跃起蹦出网外，就是要将网撞破。康泰老头干啥啥不行，可唯独打鱼绝顶的精明。他把网起到与水面若即若离的样子，然后扒掉外衣，只穿条裤衩扑进河里，用双手掐进鱼鳃，等它无力动弹了，才像抱小孩似的，喜滋滋地抱着向岸边走来……

也就在这时，李三滑、葫芦等人，从地里前来观光。

他们大惊小怪地咋呼着，“哧通哧通”地从大堤上飞窜而下，蜂拥到河边。

哈哈，该是康泰老头露脸的时候了！他这一辈子，没有干出一件叫得响、过得硬的事来。

在丁村人的生活中，他实在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，有他不多，没他不少。别人扎堆凑热闹，他挨都挨不上。现在怎么样？尽管那几十双惊喜、羡慕、含着妒意的眼睛是看着他手里那条大鱼的，但在康泰老头看来，那是看他呢！他心里先有几分得意，早忘了老伴的告诫，将那条大鱼抱在怀里，挺着肋骨分明的胸脯，像个很有雄风的将军似的。他把大鱼扔在地上：“看吧！”

李三滑说：“有10斤！”

康泰老头嘿嘿一笑：“你13斤称得去，我白送你李三滑！”

老伴站在窝棚门口光搓手，她真有点希望没有打到这么条显眼的大鱼。她想过去提醒一下康泰老头说话掐着点，无奈被人挡住了。

康泰老头用手抹着头发和胡子上的水珠：“半个月了，这么大的，我一共才打了五条！”口气挺谦虚！

人们不由得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一齐用眼睛打量康泰老汉的尊容，给他们的印象是：康泰老头虽不算气宇轩昂，雍容大度，倒也很有点样子，那浓重的眉毛，挺直的鼻梁，活生生显出一派尊严和福气。以前，怎么就硬是没看出来呢？

算了算了，康泰老头肚大能撑船，完全原谅了乡亲们

过去对他的那种轻慢态度。他转过身，从地上捡起衣服披在身上，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带锡箔的香烟（他已准备逐步用烟卷代替烟锅了），学着学校里老师的样子，用手指甲剔开口，再在烟盒屁股下一弹，一支烟蹦出半截来，他拔一根递给李三滑，再弹，又拔一根递给直到现在一言未发的葫芦，一根一根，分去大半盒。平素抠门得厉害的康泰老头，好一副大方样子！

老伴站在窝棚门口，咕嘟着嘴：见你妈的鬼，穷显摆什么呀！康泰老头竟然变得能说会道了，衣服不换就跟人神气地聊开了。老伴终于憋不住，借给康泰老头送毛巾擦水的机会，挤到他跟前，向他挤了挤眼睛，又狠狠地瞪了一下，没想该死的康泰老头竟一点也体味不到老伴的旨意和警告，依旧说那河，说那网。老伴只好公开“辟谣”了：“别信他吹！打了几条虾米大点的鱼，就不知姓什么了，也许这一辈子就轮这么一回！”

康泰老头颇为生气：“咱一不偷，二不抢，自己的网，自己打的，藏着瞒着干吗？都是脸碰脸的老乡亲们。”

实心菩萨！老伴气得直想哭。

人们笑了，但都不出声。

这时，公社食堂的胖师傅晃动着过来了，他已成了康泰老头的老主顾。见了那条大鱼，喜出望外，那胖得变细的眼睛只剩一条缝：“老康泰，称给我，上头来人了。”

人们用眼睛默默地看着这笔交易的进行：那师傅把鱼搁在篮子里，把一张拾元和一张伍元的票子拍在康泰老头的手里，挎着篮子，气喘喘地晃动着身子走了。

那两张嘎嘎响的票子，在乡下人眼里，充满着遏制不住的魅力，也引起人们内心无法抑制的骚动不安！

不知是谁，也不知为什么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无力地说：“上工吧。”谁也不说话，便三三两两地朝大堤上爬去，没了刚才下坡的虎势。

老伴一见人走，一把就将康泰老头揪到窝棚里：“你疯啦！乡下人眼窝浅，我告诉你，早晚要一哄都来吃这条河，不砸你的饭碗，有鬼！……”

康泰老头眨了眨眼，脑子顿觉空了。说出口的话，泼出门的水，也收不回来了。他懊恼地坐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像尊泥巴堆的佛爷。

人们上了大堤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李三滑打破了沉默：“别信他胡吹！河里堆着鱼哪？放屁打死只苍蝇，凑巧了！”

立即有人帮腔：“就是！有好事也轮不到他头上。”连葫芦都说话了：“我还不知道这条河？如今农药、化肥天天往田里撒，又随水流到河里，有鱼也盛不住。”

每个人都开动脑筋，使劲编出一个一个的根据来，用很有说服力的口气，加上轻描淡写、不屑一顾的态度，力图使其他人相信：这条河里没鱼；当今世界，大路条条，架网打鱼是最无前途的；花那么大的本钱，简直愚不可及，也只有康泰这号平庸无能之辈干得出来！

第二天，人们没见李三滑和葫芦下地来。

这两位，在丁村是人物。年近40的三滑，八面玲珑，做事圆滑，那张嘴能把死人说活。年近50的葫芦，平素金

口难开，走路打着小九九，近于老谋深算了。不过，两人都不会讨人厌，心地也是很好的。谁家婚丧喜事请他二位，便不用操心了。三滑请客送客，一等的“外交官”，葫芦记帐结帐，安排席位座次，大小巨细，保证不出丝毫差错，独一无二的“内务大臣”。他们也乐于为人办事。

两人路上相遇了。

“我说葫芦，你怎么没有下地？”

“有点小事。”葫芦顾不得答理他，双手倒背，走得匆匆。

李三滑看着他的背影，挠挠后脑勺，也急匆匆走了。

第三日，葫芦怀揣一笔刚筹集起来的款子，在村里人还未出门走动的时候，悄然无声地进了城。

在城南大桥南头，开着一个铺子，里面卖各式鱼网。

葫芦看清了，摸摸怀里的钱包，点点头，微微一笑，走进门去，抬头一看，不禁大惊失色：李三滑站在鱼网下，正用手指试那网眼为几指。他张了一会儿嘴巴，脚往后轻轻移去。

“你买网吗？”站柜台的笑着招呼。

李三滑回头一看，愣怔了一下：“葫芦！你……你来干啥？”

“你……你呢？”

“我？”三滑眼一眨，“你想让我在地里苦一辈子呀？不兴进城逛逛公园，坐坐戏院？哎，听说城北公园，那公猩猩见了女的就要扑，不去看看？……进城干吗？”

葫芦沉着地：“二闺女月底出门，给她买只箱子。”走了。

“我也走。”



两人各奔东西。在这小城，卖鱼网的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李三滑估计葫芦走远了，自然返回。他一脚踏进门，第一眼看见的是葫芦，两人相对尴尬地笑了。

“说吧，葫芦，买多少钱一张的。”

“不瞒了。河宽我量了，五丈一尺。河多宽，网多宽。买吧，三指的。”

“不要见笑，咱小鱼也要，买两指的。”

两人是天黑时才扛着五六十斤的网回到丁村的。李三滑马不停蹄，让儿女们立即放下饭碗，扛起悄悄做好的轱辘、绳索之类的东西，跟他到河边架网。他之所以瞒着别人，就是怕人抢了他前天选好的风水宝地。那地方，距康老头不到百步，有东西两条小河从这里注入，四面有流。现在，葫芦既然知道他也买网，不怕他先抢一步？

“没人！”李三滑把一根做支架用的毛竹放在地上，喘了口气，“葫芦，嘿嘿！你就到康泰老头下边蹲着吧！”

说话他们正要架网，葫芦领着儿女们扛着家伙来了。

“来得晚，赶不上一碗蛋。这地方……嘿嘿！”

葫芦的三小子叫了起来：“我们要在这里支网！”

“嘿嘿，小子，你腿再长点不就好了吗？”李三滑转而对儿女们，“娘的，你们一个个木桩似的，动手啊！”

葫芦走上来：“先别动手。”

“葫芦，咱可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乡亲，别为了争这么个地方闹翻了脸。上茅房还讲个先来后到呢，对吧？”

葫芦不答理，奔到河边，一条腿跪在岸上，一条腿伸到河里，在水里慢慢搜罗了一阵，只见他用脚趾缝钳起一